



库尔贝

Gallery Art Courbet



DEAGOSTINI

吉林美术出版社 Jili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Art Gallery

西洋美术家画廊

目 次

68-70

J231.9/14/35

35 库尔贝

艺术家生涯

2

LIFE AND TIMES

与当局的斗争

风格与技巧

8

STYLE AND TECHNIQUE

写实主义的冲击

名作特写

14

MASTERPIECE

画室

作品选解

20

GREAT WORKS

奥尔南的葬礼 20

浴女 22

您好，库尔贝先生 24

筛谷的农妇 26

塞纳河畔的姑娘们 28

世界著名美术馆

30

THE GREAT GALLERIES

法布尔美术馆

©De Agostini UK Ltd., 2000 图字: 07-2001-646号

西洋美术家画廊 35 库尔贝 原出版者 / [英国] De Agostini 出版公司

策 划 / 刘丛星

责任编辑 / 刘丛星 王兴吉 张亚力

日文翻译 / 周异夫

校 勘 / 王兴吉

装帧设计 / 王兴吉 张亚力

审 读 / 孙开礼

校 对 / 姚万来

监 印 / 赵岫山 欧阳彬

出版发行 / 吉林美术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制 版 / 长春吉美雅昌彩色制版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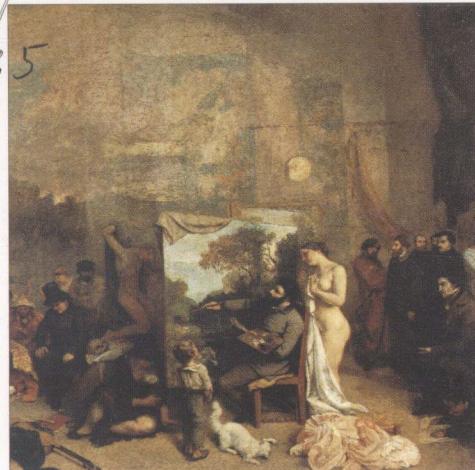
印 刷 /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35×940 1/8 印张 / 4

印 数 / 1-10000册

书 号 / ISBN 7-5386-0851-6/J·586 定 价 / 15.00元



Musée d'Orsay, Paris/Archivio IGEDA, Milano

西洋美术家画廊总目

- 1 Renoir 雷诺阿 51 Millais 米雷
2 Van Gogh 凡·高 52 Van Eyck 凡·爱克
3 Monet 莫奈 53 Stubbs 斯塔布斯
4 Da Vinci 达·芬奇 54 Moreau 莫罗
5 Millet 米勒 55 Holbein 霍尔拜因
6 Picasso 毕加索 56 Maqritle 马格里特
7 Dali 达利 57 Fragonard 弗拉戈纳尔
8 Cézanne 塞尚 58 Sargent 萨金特
9 Lautrec 劳特累克 59 Masaccio 马萨乔
10 Chagall 夏加尔 60 David 大卫
11 Gaugin 高更 61 Bosch 博斯
12 Klimt 克里姆特 62 Bonnard 博纳尔
13 Manet 马奈 63 Tiepolo 提埃波罗
14 Degas 德加 64 Hogarth 霍加斯
15 Seurat 修拉 65 Miró 米罗
16 Modigliani 莫迪里阿尼 66 Kahlo 卡洛
17 Rembrandt 伦勃朗 67 Van Dyck 凡·代克
18 Botticelli 波提切利 68 Whistler 惠斯勒
19 Delacroix 德拉克洛瓦 69 Bellini 贝利尼
20 Velázquez 委拉斯贵兹 70 Ernst 恩斯特
21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 71 Uccello 乌切罗
22 Henri Rousseau 亨利·卢梭 72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
23 Constable 康斯太勃尔 73 Repin 列宾
24 Rubens 鲁本斯 74 Cassatt 卡萨特
25 Caravaggio 卡拉瓦乔 75 Poussin 普桑
26 Turner 透纳 76 Leighton 莱顿
27 Dürer 丢勒 77 Bronzino 布龙吉诺
28 Pollock 波洛克 78 Géricault 席里柯
29 Vermeer 弗梅尔 79 Matisse 马蒂斯
30 Raphael 拉斐尔 80 Bruegel 勃鲁盖尔
31 Greco 格列柯 81 Hals 哈尔斯
32 Léger 莱热 82 Gainsborough 庚斯博罗
33 Ruisdael 罗伊斯达尔 83 Francesca 弗朗切斯卡
34 Klee 克利 84 Watteau 华托
35 Courbet 库尔贝 85 Utrillo 尤特里罗
36 Kandinsky 康定斯基 86 Tintoretto 丁托列托
37 Chirico 契里柯 87 Steen 斯坦恩
38 Goya 戈雅 88 Reni 雷尼
39 Redon 鲁东 89 Spencer 斯宾塞
40 Titian 提香 90 Kokoschka 柯克西卡
41 Dufy 杜菲 91 Chardin 夏尔丹
42 Rossetti 罗塞蒂 92 Sisley 西斯莱
43 Ingres 安格尔 93 Reynolds 雷诺兹
44 Giotto 乔托 94 Sickert 西克尔特
45 Gris 葛利斯 95 Carracci 卡拉齐
46 Claude Lorrain 克劳德·洛兰 96 Boucher 布歇
47 Munch 蒙克 97 Bell 贝尔
48 Canaletto 卡纳莱托 98 Weyden 韦登
49 Blake 布莱克 99 Derain 德兰
50 Angelico 安基利科 100 Index 索引

库尔贝是给19世纪的法国绘画带来最强烈影响的画家之一。库尔贝是写实主义运动的开拓者，他抨击因循守旧的官方画展，开辟了通往印象主义绘画的道路。他为维护艺术家的自由而战，密切了艺术家和资助者之间的联系，并倾注力量积极举办个人画展。

库尔贝出生于法国东部奥尔南镇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祖父及家庭的影响在画家后来的绘画创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库尔

贝的早期创作重心，大多是表现时尚的写实主义风格作品，他接二连三地创作出一些令人瞩目的作品，极力表现故乡的人们所面临的严酷现实。这些充满力量的绘画给巴黎的城里人带来了冲击，他们怀疑这些作品是否有革命的含义。库尔贝参与政治活动，并与政府对抗，这更加令巴黎人担心。1871年，库尔贝因巴黎公社的失败被关进监狱六个月，其作品也被没收。此后直到去世，库尔贝一直在瑞士过着逃亡生活。

Portrait: HULTON DEUTSCH
Background: "The Bathers"; Musée Fabre, Montpellier; Alinari, Milano

与当局的斗争

AT WAR WITH THE ESTABLISHMENT

在19世纪欧洲的革命性大变革中，法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在这一时期，库尔贝伟大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同旧势力顽强斗争的意识)成为其丧失社会地位的一个原因。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 古斯塔夫·库尔贝虽然渴望得到承认，但他是一位不会为此而牺牲原则的画家。

► 《父亲的苹果园》(1873年)是库尔贝赞美故乡的作品之一。

让·德基列·古斯塔夫·库尔贝，1819年6月10日出生于靠近瑞士边境的佛朗什孔特地区一个叫奥尔南的小城镇。从“Courbet”原来拼写为“Corbet”可以看出，库尔贝的远祖为西班牙血统，但到库尔贝出生的时候，他的家族已经有几代人一直在法国东部居住。父亲雷基斯在奥尔南以南数公里的佛拉捷拥有农地和葡萄园，母亲希尔维亚·乌多就出生在佛拉捷。库尔贝在这片土地上成长，对家乡怀有深厚的非同寻常的爱恋之情，这种情结充分地体现于他的作品之中。库尔贝所爱恋的奥尔南距离巴黎过于遥远，这也许让库尔贝感到，以巴黎为其根基的政府不值得过于尊重。

对绘画的领悟和在沙龙展出作品

1831年，刚刚进入当地的学校，库尔贝便得



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 Rotterdam/AKG London



Museum and Art Gallery, Bristol, U.K./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 安特旺·让·格罗的《布鲁伊埃尔夫人肖像画》(1796年)。通过向曾经是古罗助手的波的学习，库尔贝间接受到这位画家的影响。

他鼓励学生们对自然写生。后来，库尔贝叙述其感想说，自己选择画家道路的时候，给予其最初影响的人物就是这位波。

1837年，库尔贝进入贝桑松的皇家高中学习，按照家里的意向开始学习法律，但同时，他也在当地艺术学院听一名叫弗拉侏罗的二流画家的美术课。1839年，库尔贝到了巴黎之后，继续在一名叫斯图本的无名画家那里学习。从这一点来看，库尔贝在弗拉侏罗那里的学习，坚定了他学习艺术的信心。在巴黎期间，库尔贝在卢浮宫以及其他美术馆进行临摹，以弥补学习的不足。临摹的对象从过去西班牙、荷兰画家的作品到席里柯、德拉克洛瓦等距当时更近的画家的作品，范围非常广泛。后来库尔贝经常说自己靠自学，而实际上，他的绘画学习是非常传统的。

库尔贝与其他具有雄心的画家一样，一直希望凭借在极具权威的巴黎年度展览会“沙龙”(官方绘画展览)上展出作品来获取名声。按照这一计划，他尝试创作了各种各样的主题和风格的作品。从1841年到1847年间，库尔贝给沙龙送去了肖像、风景、风俗、狩猎等题材的绘画，甚至还有宗教画。而这种可谓狂轰滥炸的方法似乎并没有多大效果。大部分作品落选，部分风俗画和自画像只是参加展出而已，但一幅《带黑狗的库尔贝》的绘画在批评家中获得了一些好评。

尽管如此，到1848年的二月革命前夜为止，库尔贝作为画家的地位距离确立名声还相距甚远。虽然在沙龙引起了一些舆论，但库尔贝的绘画还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而更麻烦的是，1847年，长时间作为库尔贝伴侣的迪耶普鞋店老板的女儿维基妮·比内生下了他的孩子德基列。对于库尔贝的家庭生活人们知之甚少，维基妮比他年长十一岁，可能是《田园的恋人》中描画的妇女。两人并没有正式结婚，1855年左右分道扬镳。库尔贝的儿子在1872年二十五岁便去世了。

在沙龙获奖和政府当局的疑惑

1846年，库尔贝艺术上的雄心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一名荷兰画商购买了他的两幅作品，并保证说，如果库尔贝到荷兰，将继续委托他进行创作。而给予他更大勇气的是一些画家和文学家。1848年1月，库尔贝在给父母的信里写



Musée du Petit Palais, Pari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到了喧闹而麻烦的学生的名声。不久，在一名叫“波叔叔”的老师影响下，他开始对素描发生兴趣。波从前曾经当过新古典主义的主导性画家之一安特旺·让·古罗(1771—1835年)的助手，

S. Courbet.

THE 1848 REVOLUTION

1848年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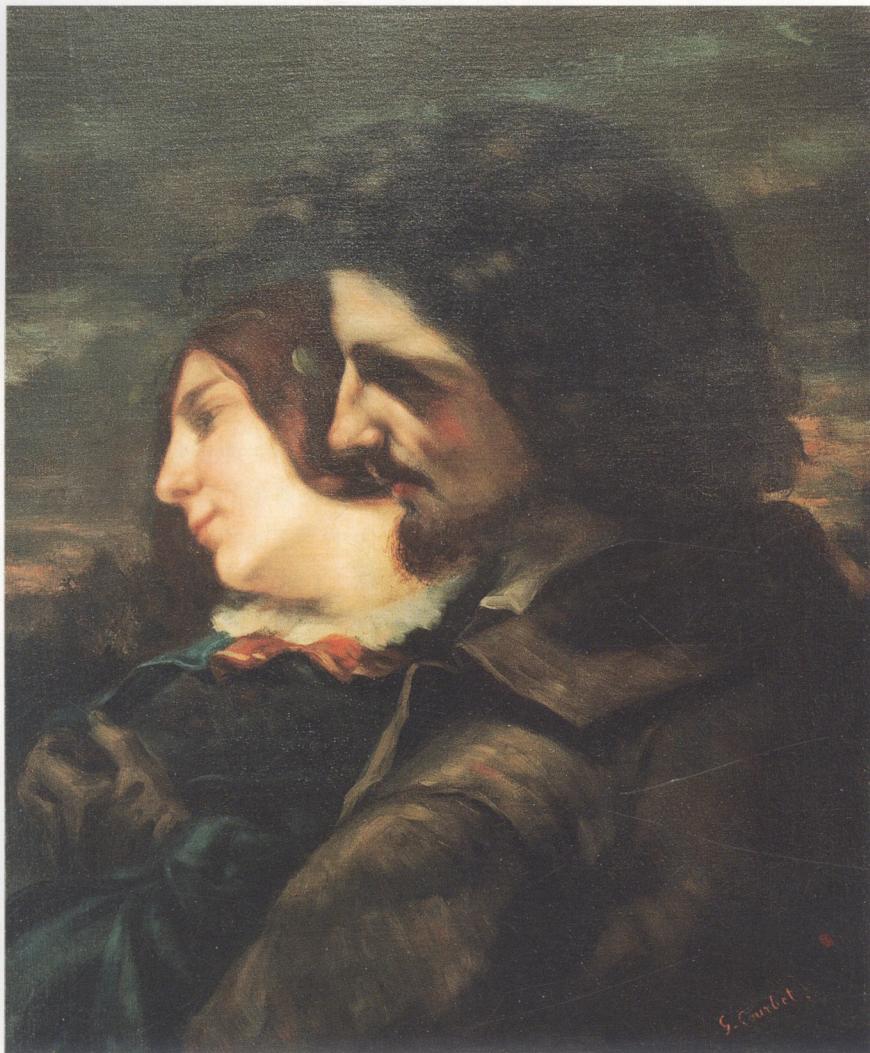
库尔贝在画坛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周围政治形势的巨变。由于继连年歉收而来的经济状况恶化，以及巴黎市民的暴动，不受欢迎的国王路易·菲利普在1848年2月终于被迫退位。他企图让自己的孙子继承王位，但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了共和国政府。这就是二月革命。对此不满的左翼在1848年6月发动了更具暴力性的叛乱。这一叛乱被国民军镇压，结果，为路易·拿破仑（拿破仑一世的外甥）在当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创造了有利条件。1852年，路易作为拿破仑三世开始了第二帝政。库尔贝的共和制梦想只持续了整整四年。

▶ 革命派的青年学生。库尔贝站在了支持革命的一方，但他没有积极参加暴动。



Hulton Get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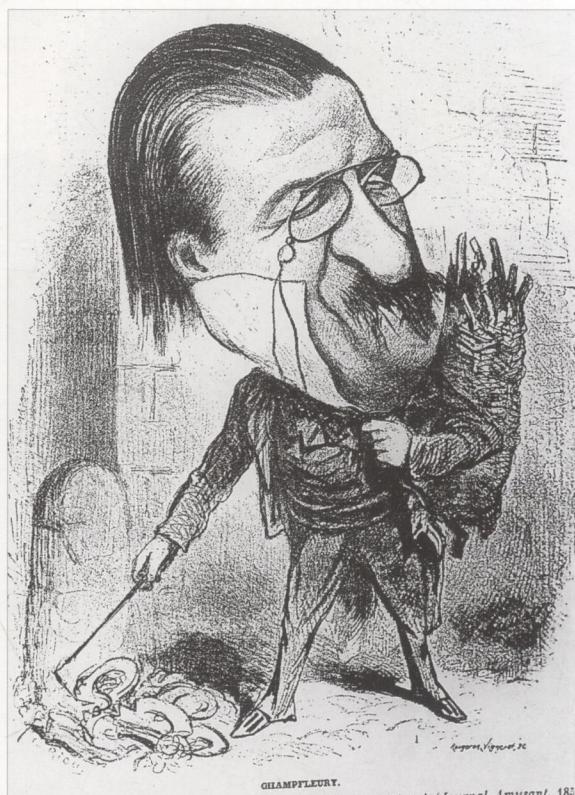
▼ 《田园的恋人》(1846年)中描画出来的妇女据说是维基尼·比内。



Musée du Petit Palais, Paris/AKG London

道：“我现在即将取得成功。周围有非常有力的人物支持我……对我的作品十分热衷。总之，我们要创建新的画派，我可能会是领导者……。”

这些“有力的人物”就是在库尔贝工作室附近的酒馆“布拉斯里·安德雷尔”定期聚会的朋友们，即诗人、批评家查理·波德莱尔，无政府主义者、著述家皮尔·约瑟夫·蒲鲁东，美术批评家焦耳·尚弗勒里，还有在奥尔南青年时期的朋友马克思·布香等。他们经常谈论的是正在兴起的写实主义运动(库尔贝在信中称谓的“新的



Hulton Getty

Fig. 225. — Les Contemporains de Nadar, par Nadar et Riou. (Journal Amusant, 1859.) N. B. — Ces portraits-charges portent tantôt Nadar et Riou, tantôt Nadar et Bayard.

▲ 描绘库尔贝的朋友、美术批评家焦耳·尚弗勒里(1821-1889年)的1859年的漫画。

Musée des Beaux-Arts, Lille, France/Girau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 在《奥尔南的晚餐之后》(1848—1849年)中，库尔贝以通常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大画面，描绘了常见的情景。

画派”。布拉斯里·安德雷尔被起了一个绰号叫“写实主义的殿堂。”

库尔贝在给他父母的信中，仿佛很自信地谈到了这些问题，而实际上他距离成功的地步还十分遥远。但幸运的是，这个时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使库尔贝受到了公众的注意。1848年的二月革命之后，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退位，成立了共和国政府。沙龙（官方画展）继续存在，但在高涨的革命狂热情绪当中，取消了评审委员会的评审。这对于库尔贝而言正是良机到来，他展出了十幅作品，并全部博得了好评。在第二年的沙龙上，恢复了评审委员会，但评选标准缺乏革命前的严格性，库尔贝的作品有七件入选。其中的一件《奥尔南的晚餐之后》获得二等奖，并被国家收购，送到了里昂博物馆。

这个获奖的时机绝妙而完美。当时正值在后来招致非议的写实主义画风即将展开的时候，库尔贝由于这次获奖，以后参展时免除了将作品提交沙龙评审的程序。库尔贝的写实主义风格在1850年至1851年的沙龙上展出的巨幅作品《奥尔南的葬礼》(20—21页)中展示得很全面。这幅作

品成了被嘲笑的靶子，批评家们大肆批判，漫画家们则毫不留情地予以讽刺。更严重的是，当局甚至怀疑这幅作品里是否有反政府的含义。从此，库尔贝与当局长期持续的斗争便开始了。

国外的称赞

写实主义运动在两个方面招致了当局的愤怒。在纯粹的美学方面，写实主义向依然统治着沙龙的学院派的保守风格发起了挑战。而更加值得忧虑的是，写实主义得到了毫不隐讳其共和主义观点的社会主义者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库尔贝的作品作为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观点的绘画，得到了他们的喝彩。库尔贝自身也许丝毫没有要表达这一主张的想法，而对于赞同社会主义，他感到了十分的满足。1851年，库尔贝在为抗议一篇新闻报道而写的信中说：“我是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民主主义者，也是共和主义者，即以所有的变革者为朋友。”但在他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不到一年之后，第二帝政便建立了，而他的上述观点则不会不引起麻烦。

库尔贝与当局长期的最初重大冲突，发生于1855

Artist's Life

1819 6月10日，作为一个富裕农家之子出生于奥尔南。

1837 在贝桑松的皇家高中学习法律。

1839 来到巴黎学习绘画。通过临摹前人的杰作，努力锻炼绘画技术。

1847 与维基尼·比内之间的男孩降生。

1850 三幅作品在巴黎沙龙展出。其中的《奥尔南的葬礼》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库尔贝一举成名。

1855 在巴黎万国博览会上，为了展示自己的作品，设置了题为“写实主义”的展览会场。

1865 蒲鲁东出版了涉及到库尔贝的《关于艺术的原理与其社会性目的》一书。

1869 库尔贝的工作得到广泛承认，巴伐利亚国王和比利时国王授予其勋章。

1871 在此前一年成为共和国临时政府的美术委员会议长；本年成为巴黎公社的美术代表。巴黎公社失败后，因破坏旺多姆广场的罪名被起诉，被判罚金和监禁六个月。

1872 独生子德基列死去。

1873 旺多姆广场的纪念雕像破坏事件发展得更加麻烦，库尔贝害怕破产而逃亡，移居到瑞士的拉托尔德培尔茨。

1877 法国法庭在缺席审判中处以库尔贝罚金，将其作品没收，并被拍卖。12月31日，库尔贝去世。

1919 纪念其诞辰100周年，遗骨被送还至奥尔南，现在仍然长眠于此。



年巴黎万国博览会的准备现场。主办者纽维尔开尔克邀请了库尔贝，打算让他为这个具有权威的活动作画，并提出要他提交为了得到正式的认可而需要的草图。库尔贝认为这侵害了艺术的自由，并愤然拒绝。加之，库尔贝的作品应该无须评审便可以参加展出，但由于他在参展作品中特别花费了功夫的《画室》（14页）落选，库尔贝决定在博览会的美术展览馆旁边举办个人画展。在题为“写实主义”的这个个人画展中，《画室》占据了主角位置。但是，个人画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评价，展览结束时，入场费的收入总算支付了

场租费。库尔贝十分沮丧，这种失望似乎愈发使库尔贝感到了对作为艺术活动之地的巴黎的幻灭。并且，1857年沙龙的规定变更的时候，库尔贝失去了无须评审便可参展的资格。

鉴于这种情况，库尔贝开始在欧洲的其它艺术中心地寻求成功。这对于他而言是一个正确的选择。1856年，库尔贝来到比利时，过着“王侯般的生活”。两年后，库尔贝去了德国，在那里，艺术学院为他提供了画室，库尔贝享受着长期居留的快乐。库尔贝还在伦敦、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海牙的展览会上展出了作品。

▲ 菲利普·布诺瓦的版画。描绘的是1855年巴黎万国博览会期间，面向香榭丽舍大街建造的产业馆。

PIERRE-JOSEPH PROUDHON

皮尔·约瑟夫·蒲鲁东



Musée du Petit Palais, Paris/AKG London/Erich Lessing

库尔贝作品中的政治性倾向，也是其社会主义朋友影响的结果。其中最过激的人物是皮尔·约瑟夫·蒲鲁东。蒲鲁东于1809年出生在奥尔南附近的贝桑松。他受过印刷技术的训练，并以此为开端当了政治记者。1848年他参加了共和国政府，而后来，他否认与所有议会的牵连。今天，蒲鲁东因“财产即盗窃”的言辞而广为人知，他还是《关于艺术的原理与其社会性目的》一书的作者。这是关于库尔贝作品的最初的重要研究。蒲鲁东在生前拒绝摆出姿势让别人为自己画肖像画，但1865年他去世后，库尔贝栩栩如生地描画出这位故去的朋友形象。

◀ 库尔贝在1865年创作完成了《1853年的蒲鲁东肖像》。

通过这些在国外的展览会，库尔贝的名声稳步提高。1869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授予他金奖；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授予他圣米迦勒勋章，库尔贝的荣誉达到了顶点。

在旺多姆事件中的挫折

但在巴黎，情况却不一样。库尔贝与纽维尔开尔克以及当局的斗争还在持续。尽管库尔贝的作品在沙龙获得了好评，法国政府却有两次没有收购其作品，库尔贝感到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在其他机会中，库尔贝提交了不雅的绘画，企图故意引起丑闻。这幅有问题的作品便是《会议归来》。库尔贝估计到会遭到批判，在其中描画了酩酊大醉的神职人员。他对此十分满足，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如果《会议归来》招致了如此非议，我便达到了目的。……继续革命吧……。”库尔贝对另外一个朋友这样解释道：“我是为了被拒绝、被返还才创作了这幅绘画。这就是我的赚钱方法。”

库尔贝的这种好战态度不久便引发了严重问题。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大败于普鲁士，拿破仑三世因而垮台，在巴黎成立了以工人为中心的巴黎公社。这是一个短命的共和政府。运气不佳的是，库尔贝参加了竞选，并成为议员。但是，1871年的5月，巴黎公社被镇压在血海之中。新政府开始寻找替罪羊。库尔贝被逮捕，并遭到审判。其罪状是：巴黎公社破坏作为拿破仑权力象征的旺多姆广场上的纪念像的时候，库尔贝参与其中。在这一破坏活动中，库尔贝似乎并没有发挥主要作用，但这没有成为其免罪的理由。他被判罚款五百法郎和六个月监禁。

服刑期间，库尔贝以前便患有的水肿恶化，没有等到服刑期满便被送到了医院。但痊愈不久，库尔贝便回到了画布面前。作品的订单接踵而来，但新的危险再次妨碍了他的绘画创作。1873年，麦克马洪元帅掌握了权力，旺多姆事件再次给库尔贝带来了烦恼。这一次，他被通知说要支付重建纪念像所需要的全部费用。库尔贝害怕破产和第二次判刑，他逃往瑞士，落脚于越过边境不远的拉托尔德培尔茨。

库尔贝终于没有能够从这最后的挫折中重新站立起来。法律上的麻烦一直持续到1877年，库

York City Art Gallery/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 在《瑞士风景》中，库尔贝饱含深情，描绘了这幅乡间风景。他不得不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道路上最后阶段的每一天。在地理上，这里距离他所热爱的故乡奥尔南并不遥远，但在这里他深切地感到了被逐出祖国的痛苦。

尔贝被处以三十二万三千多法郎的罚款。其作品被没收，并被公开拍卖。而库尔贝的水肿却更加严重，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1877年12月31日，库尔贝离开了人世，被埋葬在瑞士。在他诞生100周年的时候，他的遗骨被迁回到故乡奥尔南的墓地中。

▼ 巴黎旺多姆广场中圆柱上的拿破仑一世雕像被破坏，其周围聚集着共和主义者。不管实施者是谁，库尔贝却被追究了大部分责任。



Hulton Getty

写实主义的冲击

SHOCKING REALISM

库尔贝为1855年在巴黎举办的个人画展取名为“写实主义”。他极力主张，自己的目的在于“忠实地纪录作为一名画家、同时也是作为一个人的自己所看到的风俗习惯，以及这一时代的种种局面，即创造活的艺术”。

对于今天的多数美术家而言，关于库尔贝的所谓大胆的偶像破坏主义者、革命性的改革者等评价也许多少有些不可理解。这是因为他的作品与在其之后不久出现的印象主义绘画不同，并没有从根本上表现出对世界的新看法，也不像德拉克洛瓦、大卫的更加华丽的画面一样明显的具有政治倾向，或者是能够煽动民

众。尽管如此，库尔贝的作品是针对当时的美术界，向他们的审美价值观和作为组织的秩序两方面挑战的绘画，并开辟了现代美术发展的道路。

挑战旧习

在库尔贝想方设法竭力扬名的19世纪40年代，在法国美术界，艺术协会的年度展览会——

沙龙发挥着统治作用。对于年轻的艺术家而言，在沙龙的成功意味着在其艺术生涯中的决定性一步。关于提交给沙龙评审的作品范围并没有正式的规定，但为了通过评审的秘诀却十分明了。其中，历史画有希望获得较高的评价，在这个范围很大的领域中，也包含古典神话和圣经的题材，画家们遵照传统的形式进行表

狩猎画

除了绘画以外，库尔贝倾注了最大热情的便是狩猎。事实上，库尔贝还与狩猎季节相配合，计划到奥尔南写生旅行。他引以为荣的猎获物之一，是1858年在德国猎获到的极其漂亮的雄鹿。在当地猎获到的雄鹿中，那是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最大的一只，这在当时，为库尔贝带来了比他作为画家所得到的名声还要大的名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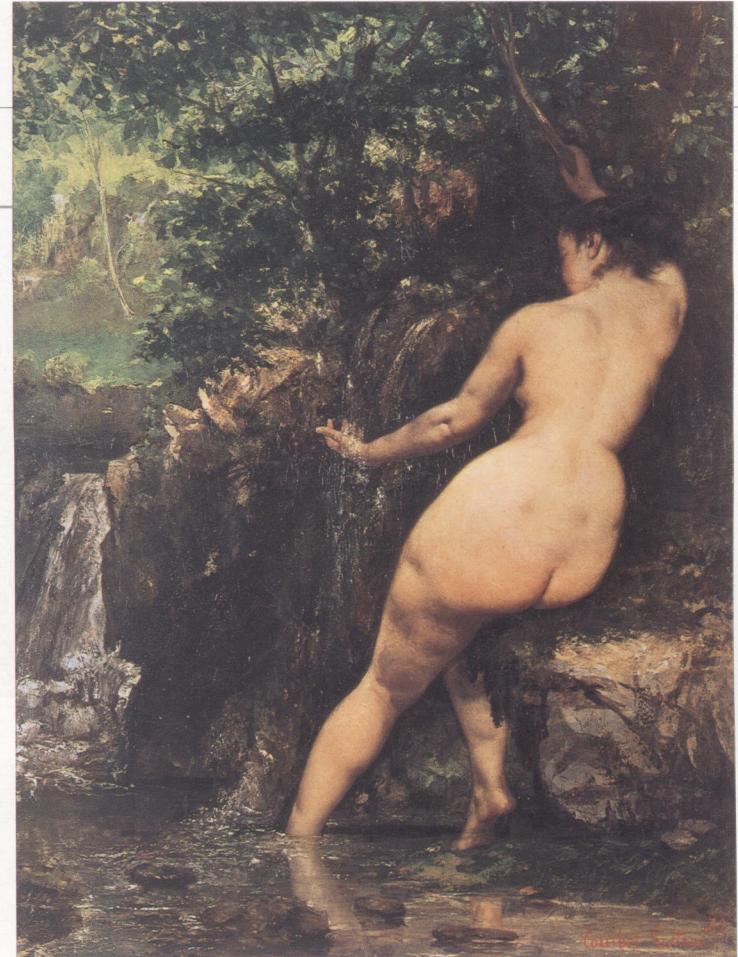
库尔贝在这个时期，似乎受到了在1855年的沙龙上获得金奖的英国动物画家兰希亚的刺激。与兰希亚同样，库尔贝对于认真地表现狩猎这一娱乐的残酷和野蛮的一面没有丝毫的犹豫。在法国和英国受欢迎的是淡化这种本质的狩猎版画，而《决定性的一击》、《打狗的偷猎者》（右 1867年）等作品则与之相距甚远。

Galleria Arte Moderna, Roma/Archivio IGDA, Milano/Dagli Orti



裸女

库尔贝与传统相矛盾的态度，在对裸女的创作方法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浴女》(22-23页)是在沙龙招致了非议的作品之一，从那以来该幅绘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因此，它也是对手对写实主义绘画进行无休止地批判的靶子。他们说：写实主义的信徒们故意表现丑陋的东西。而对于库尔贝，这种批判显然是错误的。库尔贝公然创作了很多色情性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是1866年的《睡》(下)和《醒》。两幅作品描绘的都是女性同性恋者，前者是由好色的个人收藏家定购的，创作当初没有对外公开。库尔贝还创作了一系列具有色情感的人物习作，这些绘画在本质上与在沙龙取得成功的传统性裸女像相当接近。在这个意义上，最成功的范例大概就是《泉》(右)和《女人与鹦鹉》。后者在1866年的沙龙上展出的时候，受到了特别的好评。库尔贝估计纽维尔开尔克作为政府的代理也许会收购这幅作品，但是后来他才清楚，这是一个误解。



Musée d'Orsay, Pari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Musée du Petit Palais, Paris/Archivio IGDA, Milano



现。画面很大，具有威慑和说教的感觉；人物被理想化，画面中明显融入道德性的内容。而其他领域的绘画，即肖像画、风景画、风俗画，则以更小的尺寸来描绘，并不太受到重视。以这一领域的绘画为专业的画家，与其说是艺术家，毋宁说是职业工匠。

库尔贝充分认识到了这一惯例，至少在其初期的时候遵循了这些习惯。库尔贝在1844年的沙龙上落选的《洛特和他的女儿们》，便是对厚颜无耻的夸张做法的历史画的尝试。但是，这次落选之后，库尔贝在评价较低的各个领域的绘画中倾注了力量，并且似乎满足于在

这些并不十分重要的领域的活动。

大画面的风俗画

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是19世纪40年代末期，库尔贝开始以大画面创作风俗画。《奥尔南的葬礼》、《从集市归来的弗拉吉农民》、《奥尔南的晚餐之后》等作品以其画面巨大令当时的批评家们十分惊讶。他们颇为不解，为什么库尔贝用描绘古代之神或者军事英雄，以及圣经人物的尺幅来描绘农民呢？而且，将农民选为绘画的主题也具有暗示性。当时，1848年的二月革命以后，政治上的混乱让人们十分不安。在1789年的法国革命中，对打倒君主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农民是否会再次掀起波澜，这种紧迫的恐惧感支配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必然的在他们看来，以与历史画同样的规模描绘出来的农民形象暗示了该画家的政治意图。被如此解释的不只是库尔贝的作品，即便是感情丰富地描绘出农民生活的米勒的作品，也被怀疑是否具有社会主义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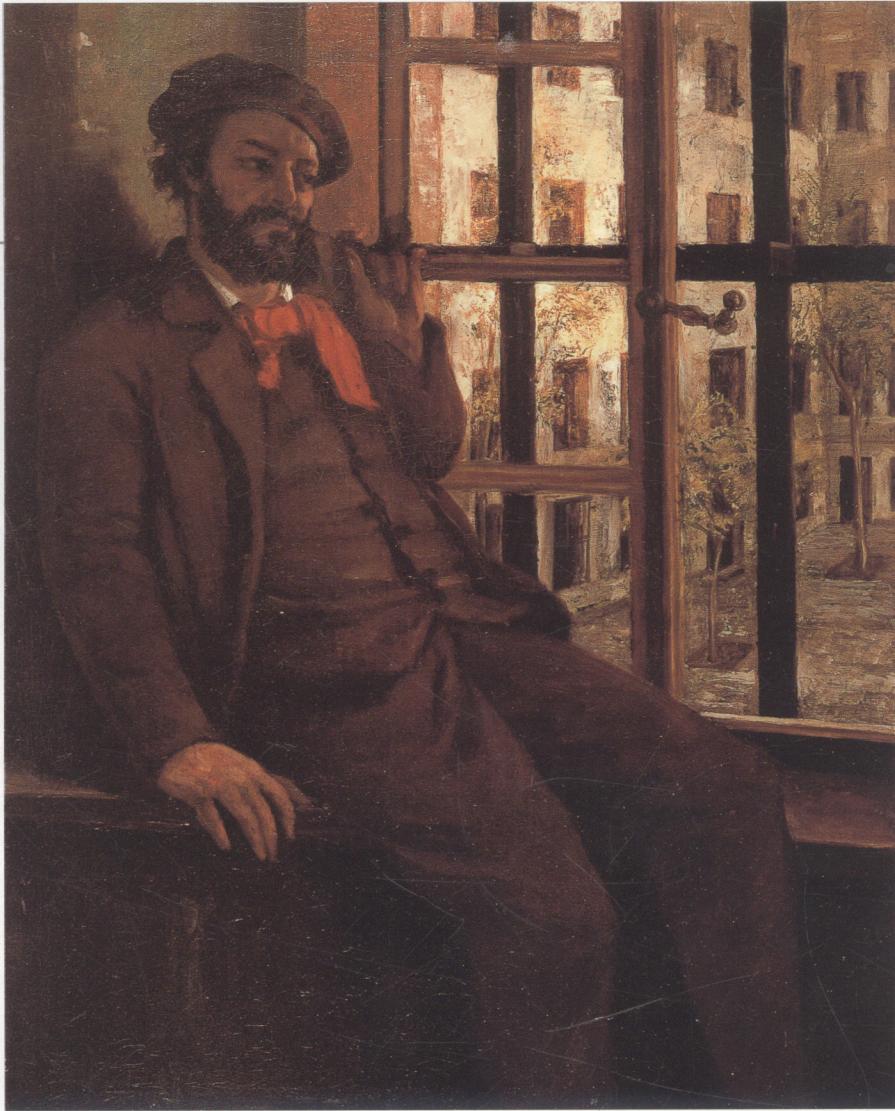
自画像

库尔贝是优秀的肖像画家，他常常以自己为模特儿。他的很多自画像创作于初期，这为我们探寻他作为画家的源头提供了必要的资料。《绝望的男人》(1843年左右)、《受伤的男子》(右 1844—1854年)等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品也不在少数。在这些画面中，库尔贝愉快地扮演着其中的角色。画家在画中有些做作的样子的作品有《带黑狗的库尔贝》，显得沉默寡言的作品有《叼烟斗的男人》(1849年左右)等。这两幅绘画都在沙龙获得了成功，路易·拿破仑似乎有意购买后者。在《扎皮带



Musée d'Orsay, Paris/Girau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Musée-Maison Natale Gustave Courbet, Ornans, France/Archivio IGDA, Milano



而库尔贝绘画风格中的其他侧面也令人们感到困惑。普通的美术爱好者们在大画面作品中看惯了的理想化人物像，在库尔贝的作品中却无处可寻。其

结果，批评家们说他的作品满是丑恶和悲惨的绘画，并始终如一地批判他的作品。讽刺漫画家们也得到了大肆活跃的机会，他们嘲笑《奥尔南的葬礼》中的

《男子》(1845—1846年)中，可以看出库尔贝受到从前的西班牙和荷兰画家的影响。左图是画家晚年的《在圣培拉基监狱的自画像》(1873—1874年)。

教会杂务人员是醉汉，《浴女》被画成低俗的胖女人，《从集市归来的弗拉吉农民》则被讽刺为木头偶人。

而鉴赏者们对于库尔贝的作品中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含义也感到迷惑。历史画正因为拥有令人精神振奋的主题，才一直被放在了艺术顶点的位置。在画面上本应展现出英雄般的行为、巨大悲剧的场面、错综复杂的寓意，或者道德性的含义，而库尔贝的作品中却似乎没有融入任何含义。这也成为批评家们突然地搜寻隐藏在其背后的政治意图的原因。

写实主义的证实

事实上，库尔贝的作品以实际范例提倡了写实主义这一新的风格。这一运动(“写实主义”是由布拉斯里·安德雷尔的老伙伴焦耳·尚弗勒里所命名)敦促画家们脱离说教性的、历史性的，或者是寓意性的主题，取而代之的是，将目光对准围绕着自己的现实。库尔贝公开宣称：“绘画本来就是具体的艺术，应该描绘现实中存在的事物。”

素描

无论是多么严厉批判库尔贝的批评家，也很少批评他技术上的本领。他的本领在素描和写生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其中多数作品并不是为了在沙龙上展出，而是为自己而创作的。即使是创作于1840年至1841年的《朱丽叶·库尔贝》（右）这样的极早期的作品中，也表现出画家熟练的技巧。在现存的库尔贝写生簿中，主要描绘的是画家定期去奥尔南时的风景画习作。此外，还有一本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颇有意思的写生簿，其中包括巴黎公社期间巴黎的情景，以及画家被监禁在单人牢房的写生。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几乎没有了解到库尔贝



Musée du Louvre, Paris/The London Library



Musée des Beaux-Arts, Besançon, France/The London Library

这一原则在库尔贝的主要作品中被证实，他描画了自己最了解的世界。他尽可能忠实地、不隐讳其缺点地描绘这一切——故乡奥尔南的田园、养猪业者、采石工人、小官吏等当地的人们。

写实主义在法国绘画主流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特色之一在于对现代性的重视。库尔贝主张：“我认为，某个时代的画家描绘过去或者未来的情景，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各个时代都必须有表现那一时代、为了未

于变化的情景，才是画家真正经历的现实。

印象派的导师

库尔贝为印象派在风格上的形成打开了大门，他也为他们提供了灵活运用其发现的方法。库尔贝的主要业绩之一在于，将同行的画家们从当局方面的承认这一束缚中解放出来。浪漫主义的画家们虽然具有叛逆精神，但他们寻求与当局方面在妥协基础上的成功，即在沙

为巨作而创作的准备性写生。但是，在几幅作品中，留有画家在最初阶段以素描进行摸索尝试的痕迹。例如，贝桑松美术馆的一幅关于葬礼的木炭写生，便被视为《奥尔南的葬礼》的初期阶段。同样，《乡间午睡》（左）与《受伤的男子》也有密切联系。

来建立自己的名声，获得来自于政府方面的制作订件。库尔贝在1855年以后，拒绝了这种取悦于当局方面的态度。他在万国博览会会场外面举办的个人画展，在财政上虽然不能说是成功，却刺激了后来的画家，并使他们走上了相同的道路。例如，印象派的画家们被关在沙龙的大门外之后，便决心自己举办画展。

与针对沙龙的评审委员同样，库尔贝对独立的呼吁也刺激到了艺术学院的教师们。在整个一生中都一直主张自己是自学者的库尔贝，在1861年末设立了没有老师的实验性画室。他下决心要将这个场所办成与传统的艺术学院截然不同的画室，甚至有一次，他将一头公牛牵进画室，以取代通常的裸体模特儿。

一个体现库尔贝独立精神的事件，发生在1870年6月，即普法战争爆发仅一个月之前。政府表示了将向库尔贝授予国家给予艺术家的最高荣誉——荣誉勋章的意向。但是，库尔贝认为这妨碍



Private collection/Archivio IGDA, Milano

劳动题材的绘画

库尔贝遭到非议的作品很多，描绘劳动者的作品是其中的代表。批评家们认为，这些作品反映了画家过激的社会主义观点，是明显的政治宣传。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恰当的。事实上，以劳动为主体是拥护写实主义运动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所鼓励的。因为对于他们而言，与古罗马的军人或者神话中的神灵相比，每天工作的情景是更加可以切身感受到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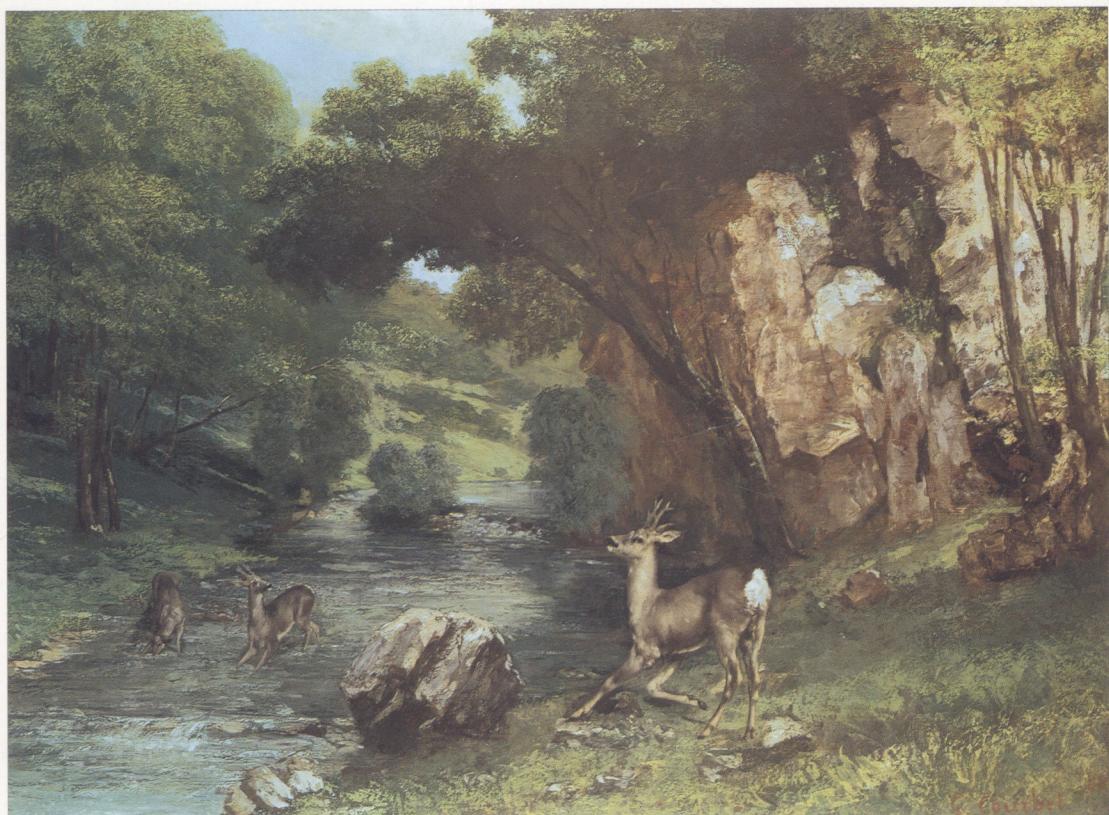
以劳动为主题，这在19世纪的众多画家中很受欢迎。他们常常感伤性地对待这一主题，并且对其美化。例如，米勒的《播种者》令人感到圣经般的暗示，他的其他作品也讴歌了劳动的高贵。而

库尔贝的作品中却丝毫没有这种愉快的幻想。在库尔贝劳动题材的绘画中，创作于1849年的《采石》（上图）是最没有妥协性的作品。画面中的两个不知姓名的男子，脸部背对着观赏者，在绝望和茫然的劳苦中消磨着人生。不必待言，库尔贝描绘的劳动者大部分是奥尔南一带的农民或者工人，他也为我们留下了表现工作中的消防队员的佳作。

了自己的艺术自由，对其加以拒绝，并轻蔑地表示说：“国家的权力涉及不到艺术领域”，“承担给予奖赏的任务，是

对公众兴趣领域的侵犯。”从巴黎公社消亡后当局对库尔贝的报复来看，画家当时的评语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但是，库尔贝充满自信的挑战性态度，典型地表现出与其艺术之间的终生不变的联系。



Kimbell Art Museum, Fort Worth, Texa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静物画

库尔贝也是静物画的大家。但是，他的这一才能往往用于描绘大型作品中的局部。例如，在《梦乡》和《奥尔南的晚餐之后》中，结构精彩的静物装点着桌面。库尔贝真正致力于静物画的创作阶段有两个：最初是在逗留于桑德的1862年至1863年。受到17世纪荷兰绘画的刺激，库尔贝创作了包括《苹果和石榴的静物》（右上）和《花的静物》（右下）在内的许多精彩静物作品；库尔贝在圣培拉基监狱服刑期间，由于无法使用活的模特儿，便画妹妹送来的水果。创作于单人牢房的这些作品中，库尔贝大胆地将监狱的名称清楚醒目地标注在画面上，从中可见库尔贝挑战性的、无所顾忌的态度。库尔贝还将标有“圣培拉基监狱”作品中的一件送到1872年的沙龙去应展。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Kunsthalle Bremen/AKG London

风景画

库尔贝引起众人注目的作品主要还是人物画，从那以后，美术史学家便将兴趣的焦点集中到了他的人物画上。但是，从纯粹的质量方面而言，可以说只有在风景画、海景画、静物画方面，这位画家才创作出了真正高水平的作品。的确，这些绘画非常受欢迎，从以绘画来谋生这个意义上，这些作品为库尔贝带来了成功。

库尔贝创作了各种类型的风景画。其中最具特征的作品是对幽深的森林情景的描绘。例如，1868年的《河边的鹿》（左端）、1865年的《雪中的大树》（左）等。库尔贝还特别喜欢描绘不受欢迎的海岸。库尔贝也时常主动地将写实主义的原则搁置在一旁，描绘快乐的枫丹河、普伊诺瓦尔河谷等风景秀丽的名胜。他还按照需要，制作了几幅这类绘画的复制品。此外，库尔贝还留有由类似人面部的岩石构成的奇异风景画。



National Gallery of Scotland, Edinburgh/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avant-garde

名作特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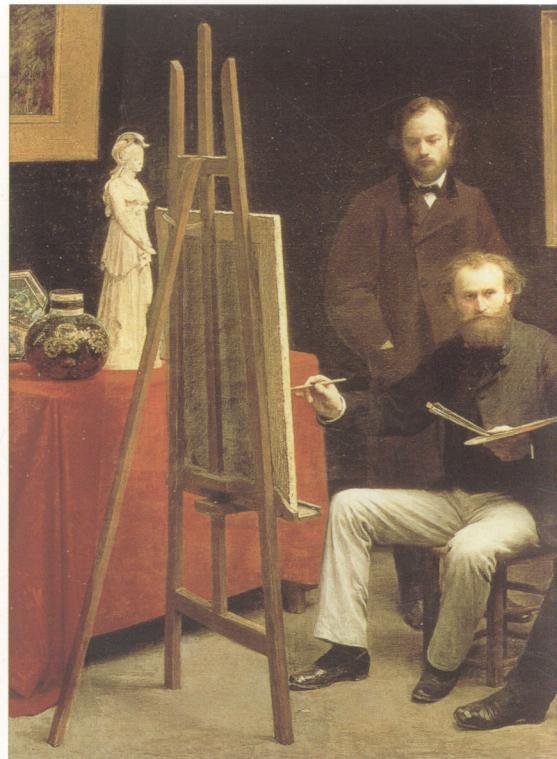


画室

巴黎 奥塞美术馆藏
Musée d'Orsay, Paris
THE PAINTER'S STUDIO
1855年
361 × 598cm

库尔贝的这幅早期作品在1855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上被拒绝展出，但他将其作为题名为“写实主义”的大胆个人画展上最精彩的作品展出。副标题为“概括了我七年艺术生涯的现实性寓意”的这幅作品，多少有一些自我宣传的味道。同时，作品中充满了画家周密安排的谜团，虽然库尔贝在给尚弗勒里的信中自己进行了一些说明，但仍然需要我们的解释。

在画面的中央，库尔贝坐在那里描绘风景，裸女模特儿和少年注视着这些。关于画家右侧的人物群像，库尔贝在信中写道：“这是支持我的思想的人们，有朋友，还有工人、画家……是以生而生活的人们。”其中有尚弗勒里、布鲁亚斯、蒲鲁东和波德莱尔。库尔贝左侧的人物群体是“大众、悲惨、贫困、富裕、被剥削者，是以死而生活的人们”。库尔贝在信中写道：他们只不过是“典型”，而现在已经明确，这一群体中也描画了特定的个人。也有人将这幅作品解释为对拿破仑三世以及其他“背叛共和制者”的批判。尽管如此，正如库尔贝所说的那样，这幅作品“充满了令人不解的谜，愿揭开这一谜团的人幸运”。



▲ 亨利·方丹·拉都的《巴蒂诺耶大街的画室》(1870年)。这种接近虚构的、仪式般的夸张场面，表明了马奈在印象派画家中的地位与名声。

▼ 《康达明大街的画室》(1870年)，巴齐依描绘了与雷诺阿共用的工作场所。我们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挂在墙上，有几幅立在墙边。光线从宽大的落地窗射进室内，火炉烘暖着房间。画面表达出富足的、轻松愉快的气氛。





兄弟姊妹之爱

女子将身体温柔地倾向阴影里的同伴，据说她是库尔贝的妹妹朱丽叶。于是，也许可以将其视为秘密组织“互济会”的中心教义——“兄弟姊妹之爱”的象征。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认为库尔贝是互济会的成员。如果是这样，难道《画室》是互济会成员集会场所的象征性表现吗？



遥远的风景

这不是库尔贝实际工作时的姿势，画家侧面坐在画布旁边。正如画家写到的那样，这是一个引人注意、有风度的“亚西利亚风格的侧身”角度。这也许是库尔贝在巴黎的画室，而他描绘的是奥尔南附近故乡的风景。



权力者的肖像

一般认为，带着狗的男子是拿破仑三世。库尔贝给尚弗勒里的信中没有相关的记述，但批评家们称这个人物是“偷猎者”。这一词语也许是认为拿破仑三世“偷窃了”共和国的库尔贝提供的。从总统转为皇帝之后，拿破仑三世严格了检查，因此，如果当时暴露出这个人物的所指，库尔贝一定会遭到入狱的厄运。



头骨

画面左侧（“以死而生活的人们”一侧）放在报纸上的头盖骨是最明显的死亡象征。这或许是暗示在拿破仑三世压制性的法律下新闻的死亡，或者表示出库尔贝对于批评报道中否定写实主义的反映。



女性美术爱好者

库尔贝描绘的“社交界妇女”据说是阿波罗尼·萨巴特。作为社交圈子的中心，有“女议长”之称的这名妇女以美貌而闻名，她令很多画家和作家兴奋。库尔贝难道是期待着被邀请参加萨巴特夫人著名的晚餐会而让她在画面中登场的吗？坐在她后面的是波德莱尔，当时送给她匿名诗，而萨巴特夫人并没有保守这个秘密。在诗歌中，波德莱尔讴歌令人想到“鲜花们的舞蹈”一样的夫人“光彩夺目的色彩”。这一诗句难道是从夫人披肩上的鲜花图案中得到的启示吗？

注视的裸女

在画家身后，女裸体模特儿大概是依据照片描绘的。在与她对应的位置，是左端画布背后的裸体“人体模型”。关节可活动的这个模型，呈被钉死的殉教者姿势。一般广泛认同的说法认为，裸女象征对于库尔贝而言的“自然”；人体模型象征墨守成规的学院派绘画的“人工”。